

熊沐著

九大絕技



九大绝技 下

熊沐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苏新登字007号

九 大 绝 技

作 者：熊 沐

责任编辑：孙金荣 许金林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镇江前进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2.75 插页8

字数：487,000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306-6/I·293

定 价：9.00元 （全两册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熊沐先生，壬辰年生，性豪宕，嗜武。著有武侠小说第一系列“人的天下”六部，第二系列“鬼的天下”六部，第三系列“兽的天下”六部。

医 不 好

一 心病难医

石室之中，仍极清冷。

有一个人在石室内枯坐。

这是医不好马聪。

他在静坐，在修禅？还是在练功夫，做吐纳？

他凝坐不动，足足有三个时辰。

“好！”

屋外传来一声喝彩。

马聪身子不动，但全身功力一聚，便面向石窗了，这是唯一的入口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两广离玉。”

马聪一怔，但仍闭目不动。“两广大豪离身剑怎么称呼？”

“正是家父。”

“不知公子来此找我有何贵干？两广与长白山处地域两极，风马牛不相及。”

“我病了。”

“离玉离开两广，只是为了游玩。走至京都便听说了鱼漂儿与三尸手的交手，因在下也是武人，便不忍丢下这场好杀不看，终于还是来了……”说毕，人浩然一叹。

马聪道：“看来是三尸手胜了？”

离玉道：“不是。”

马聪惊异道：“寂寞剑赢了？”

离玉道：“没有。”

马聪道：“那就让我不明白了。”

离玉道：“一个叫白衣吴智的人在寂寞剑眼看不敌时找来了一个姑娘，这姑娘叫笑笑，过去只对三尸手一个人笑。她当场自刎……”

马聪道：“三尸手动了情，所以他死了。他忘了三尸手该血肉全无，形同鬼魅。”

离玉道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
马聪一叹道：“看来寂寞剑不曾赢，三尸手也不曾赢，是三尸手心中的那一点人心味儿赢了。”

离玉道：“不错。”

马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公子为什么不走？”

离玉好半天没讲话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病了。”

马聪道：“公子说话功力非凡，而且气息颇畅，怎么会病？”

离玉道：“不但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”

马聪道：“什么病？”

离玉道：“鱼漂儿。”

马聪沉默了，好半天不再问话。

离玉道：“你可以医好我的病。我一定重重致谢。”

从窗口叭地飞进去一串东西。马聪随手一接。这是一串二十四粒珠子，个个极大，又圆又晶莹，又都一般大小，且都是夜明珠，极难得的宝物。

“这是离氏家宝，就送与你了，盼神医能医好在下的病。”

马聪没说话，他也没把珠子从窗口掷出去。珠子很圆润，把玩时人很舒坦。他也没说那三个字：医不好。

他慢慢说道：“那天是月夜，对不对？”他又道：“月夜看女人，无盐也会变成了西施。”

离玉道：“那夜之前，我和江府公子江非，唐门唐林去访过她。”

马聪道：“如何？”

离玉道：“她不见。只是问我离氏之剑，离身之后，剑在何处？”

马聪道：“你如何答？”

离玉道：“剑在，人在。”

马聪一叹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”

离玉道：“请问错在哪里？”

马聪道：“离身之后，无剑，无人。”

离玉沉思半晌，忽然若有所悟，恭恭敬敬一揖道：“多谢了。”

马聪道：“心病难医。”

离玉不响。

马聪道：“既有离身之剑，还怕不能医好心病么？”

离玉的声音颤抖：“你是要我……？”

马聪道：“公子错了，我什么也没要公子去做，我只是说了一句：心病还须心药医。”

离玉匆匆而去，脚步声渐远。

小童儿裂门而出：“师父，你要他这一串珠子做什么？”

马聪一笑道：“开了药方，总须收上一点儿利钱。”

又有人在石室之外朗声道：“不知神医是否在家？”

马聪道：“石室之内，尚有一人，但不是神医。”

那人又问道：“在下有病，不知可不可以医得？”

马聪答道：“医不好。”

那人道：“医不好也要医，在下要进来了。”

就从窗口飞进来一人。这人轻功姿势极妙，在空中一个翻飞，身子像一片飘絮，轻轻落在蒲团上。这是唐门公子唐林。他的眼中闪光，一种焦躁与自负的光芒。

马聪看着这人。

“唐林？”

那人一笑，像是默认：“为什么说是唐林，而不是离玉或者江非？”

马聪道：“离玉来过。但不在此，你的手很稳定，一直不动，肩又比一般人沉得低些。这是暗器高手的习性。”

唐林道：“正是唐林。”

马聪道：“可以看一看你的铁蝶花么？”

唐林略一迟疑。唐门暗器，从不落在江湖人手中。唐门暗器几十种，尤以这种蝶花最为凌厉。

如果武林中人看见一只蝶花翩翩飞来，那翅那须像天生而就，那美丽的图案像彩虹，他马上就会一命呜呼，再也无法

救治。

唐林还是把铁蝶花递与马聪。

马聪也用一片布包上蝶花，看了看。

不错。这是一枚很精巧的东西，有翅有头有须有身。你看着它时，它生出些绿色的莹光来，像弱不禁风，又像马上可以随风飞去。但它是死神的信使，是天下人人谈之色变的唐门蝶花。

马聪把蝶花递与唐林，慢慢问道：“怀里揣着的暗器都这么漂亮的人，在人间必定已没有一点忧愁，不知唐公子找我有何吩咐？”

唐林头一低，道：“我要治病。”

马聪注视着他，说道：“鱼漂儿？”

唐林点头，很难地点点头。

马聪定定地看着他。

一个男人如果刻骨铭心地喜爱上一个女人，那这个男人一定是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唐林就很见消瘦。

马聪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唐林一怔：“什么怎么样？你没见过她，自然不知道她的神采。她哪里是一个人，她简直就是一个仙子，一个仙人。她那么漂亮，那么高贵，又那么朴实。你不知道，做三十八万众丐帮帮徒的总筐头，能把神仙都宠得忘了姓氏。可她还是她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我们三个人头一回要见她时，她住在哪里？她住在一家深宅大院内柴房似的一间屋子里。听丐帮人说，她总是住这样的屋子。你想想她有什么毛病？没有一点毛病，她那么美，美得让人眩目。那一晚……”

唐林忽然流下了泪。

马聪道：“她也许像我一样，并不是真想住这石屋子，只是暂时想不出住哪儿更好吧？”

唐林看看他，那神情显然是不屑。他那神情分明是说，他怎么能与鱼漂儿相提并论？唐林的泪水很多，他头一回知道他还会流泪。

马聪道：“我看你的暗器，分明是用最好的毒药淬制的，可见你也是唐门新秀之中最受宠的一个，唐门一向不管少年公子的放纵，你这几年在江湖上，难道没见过女人么？”

唐林怔怔地看着他：“真奇怪，真奇怪，跟你怎么讲也讲不明白，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她是天仙，她是……”

唐林突然沉默不语。

马聪道：“你好像还有难言之隐？”

唐林讲了那一夜。那夜月光皎洁，三尸手游立与鱼漂儿恶斗，他听了白衣吴智的话，在那时向三尸手射出了一百零八枚暗器，这是他随身携带的全部暗器。他只是要证明给鱼漂儿看，她说得不一定都对。但他错了，他知道他错了。这一百零八枚暗器可能让鱼漂儿恨死了他。他不能不放那暗器，他不放，鱼漂儿只好死。他不愿意让鱼漂儿死，他一定要用那一百零八枚暗器。就是今天，他还会用。可鱼漂儿恨他，他怎么办？

马聪看着唐林。

“你同高手打过没有？”

唐林点点头，他何止会过上百名江湖上的一流高手。

“你打败了他们？”

唐林点点头。唐门暗器天下难敌。

“鱼漂儿也是高手。”

唐林心中一震。马聪是让他与鱼漂儿一斗，如果他赢了，就可以占有她的心了么？他觉得这不大对，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马聪冷冷一笑道：“她已经教给你了一个好办法。你为什么不给她三枚暗器？一枚示警，一枚伤她，一枚用以救你自己。”

唐林怔道：“救我自己？”

马聪道：“救你自己的心病。”

唐林忽有所悟，向马聪深施一礼。他放下了三张纸，人就向窗口飞去。

小童儿又站在马聪身后了。

马聪一叹道：“我不明白这世上的人为什么越活越糊涂了。我只对他讲了半天废话，他就给了我三张银票。你猜，这是多少银子？”

小童儿道：“五千两。”

马聪道：“你还是猜错了，这是三万两，一躺楼的银票，十足兑现的。三万两。”

二 公子江非

石庐近日无闲暇，总有人光顾。

有的人在石庐窗外放下银子珠宝，向石庐中人问一声好，便下山而去。有人来叩问治病良方，请医不好马聪为病人治病。

医不好马聪很忙。

但忽然一连三日没有人上门。

小童儿一会儿一开启裂开的石门，看看马聪是不是还在。就是没有江湖人来光顾，也该有凡夫俗子来治病消灾。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来。

小童儿颇不耐烦。

居惯了石室，反而仍是总不耐烦，这岂不是怪事？

小童儿问：“师父，这三天……”

马聪扬手道：“别讲话，有人来了。”

果然有人来了。

这人的脚步很潇洒，像在散步，好似没有一点儿匆忙。他像要去逛街市，是饱了饭足了酒的闲逛，有什么匆忙之处？

这人的脚步很轻闲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病。没什么大病，也无所谓一定要哀求这医不好马聪。也许只是一个来闲扯扯的人？

这人停在了石室之外。好像站在饭店门口的客人，在徘徊，在犹豫，要不要进去吃饭？反正肚里不饥，吃也可，不吃也可。

马聪在等待。

他等待过无数次了，每次都等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他居石室十年，就学会了等待。他等待别人讲话，只要你向马聪讲话就行，你一讲话，他就会看透你的心病。

那人在门外朗声问道：“在下可不可以进去，与医不好马神医谈谈？”

马聪一笑，道：“石室里是有一个医不好，不知你对他感不感兴趣？”

那人又道：“看来在下只好从这窗口进去了，不知马神医会不会见怪？”

马聪道：“见惯则不怪。”

那人慢慢从窗口探进手，又探入头，一点点爬了进来。

这人向马聪一揖道：“多谢了。”

马聪道：“请坐。”

这人道：“多谢。”就坐在了马聪的对面，坐在蒲团上。

马聪看了看这人，心中暗暗称赞了一声。

“好！真是个翩翩公子！”

这人坐在对面，气定神闲，不作一语。他在等着马聪开口。

马聪问道：“不知公子来这里有什么见教？”

这人道：“在下有病，想请神医一瞧。”

马聪道：“不知公子患的是什么病症？”

这人道：“区区小病，只是静夜中宵，夜不成寐。”

马聪道：“原来是公子睡不安觉。不知道公子睡不好觉时，是不是想着什么人？”

这人道：“当然。”

马聪一顿，又问：“公子所想之人，可否告诉我？”

这人道：“寂寞剑。”

马聪不语。

这人道：“但愿长伴随，同心未相违。”

马聪点头道：“这就对了。如果在下这里猜的不错的话，公子是江南武林世家江家的大公子江非。”

这人才莞尔一笑道：“正是江非。”

马聪看着江非，那目光中似有所不解与疑惑。

“以公子之美玉慧质，为什么不径去找她，求一个琴瑟之好？”

江非摇头道：“恐怕不会成功。”

马聪道：“怎么知道不会成功？”

江非当然知道。他从鱼漂儿那迷迷怔怔的神色中，比离玉和唐林看出了更多的东西。他看出了这女孩子的心中似有所隐，又好像有一种极刻骨的思念。这让江非震惊。三公子闯丐帮凤凰城分舵时，他还只是试图一会鱼漂儿，以为她不过是传言之虚，不可信实。但一经盘诘，便知道她是冰雪聪明，人中豪杰。后在山岗比武中一见，月夜之中的鱼漂儿，如仙子下凡，美女浴月，十分姣媚，让他十分渴慕。他当时曾暗下决

心：量斛买珠求一笑，但愿今生长相随。他顿时视大江南北丽姝美女无颜色了。

他想问马聪，如何才能得到鱼漂儿？

马聪见他不语，但笑，不再讲话。

江非在地上排好三块美玉，三玉皆暖玉，是稀世之宝，拼起来为一马，分开来是一鹿、一兔、一熊。这玉有名，叫“三骑骢”，是天下玉宝之一。

马聪道：“这是‘三骑骢’，是公子世家藏珍。”

江非道：“只要神医医得在下之病，自然更求宝物，以谢救治。”

马聪突然一笑道：“公子知不知道‘心病尚需心药医’这一句古话？”

江非心里一动，似有所悟。

马聪道：“寂寞剑与百兽舞，是江湖上传言鱼漂儿所得之两大绝技。百兽舞得之于玉面狐狸陆灵生。相传那时鱼漂儿化身易容为一丑女，曾有心与陆灵生交好，但其中有花仙妙灵捷足先得，成为陆灵生之妻。这时的鱼漂儿年少气盛，还可以忍受得下。于是学了陆灵生的‘百兽舞’而走出女人谷。公子想想，这习‘百兽舞’与陆灵生之传授，却也不是一点儿也无情愫所在。及至鱼漂儿见了寂寞剑，便是她一生极重要时刻，她倾慕寂寞剑，可能一心思嫁，但传言过去的那个寂寞剑米离身中情花之毒，已成不治之身，于是两人相跟相随，直至寂寞剑身死。江湖上才又有了寂寞剑。而这一回执寂寞剑的反是鱼漂儿了。这其中变故，她心中自有酸辛。江公子岂不闻：心病难医这一句古话么？女人思人，但能刻骨，只会比男人更缠

绵，不会随手而弃。公子想成为鱼漂儿的好友。不该不知道寂寞剑。”

“寂寞剑何许人也？”

“谈笑一啖中，长剑吟松风。飞驰千余里，杀人不留名。”

江非道：“多谢神医指教。”

马聪看定他：“公子智计，必定能胜过别人。”

江非看看马聪，道：“为什么忽有此语？”

马聪一笑：“公子心里明明知道，何必再来问我？离玉公子，唐林公子都已来求过我。”

江非一笑。

马聪道：“公子有事，但来找我即可。但下次望成全老夫，不再在山下阻人，致使老夫石室之外，三日无人声迹。”

江非一怔，又但笑不语。

江非走了。

小童问马聪道：“师父，这些人为什么都迷住一个女人，都这么迷迷怔怔的，这样子岂不是很好笑？看师父三言五语便让他们快活而去，这些人也没什么大智慧。”

马聪长叹道：“你又错了。这些人的病极重，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开的。在这寂寞剑身上，又该闹出一场场大风波来。你年幼无知，就不懂‘情’字这一病，原来是世上最重最难医的病症……”

小童和马聪同时都说：“医不好！”

马聪与小童相顾而嘻。